

第五才子書  
施耐庵  
水滸傳



第五册 水滸傳



第五才子書  
施耐庵  
水滸傳

三

第五才子書施耐菴水滸傳卷之二十二

聖歎外書

第十七回

美髯公智穩插翅虎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此回始入宋江傳也宋江盜魁也盜魁則其  
罪浮于羣盜一等然而從來人之讀水滸者  
每每過許宋江忠義如欲旦暮遇之此豈其

人○性○喜○與○賊○爲○徒○殆○亦○讀○其○文○而○不○能○通○其○  
義○有○之○耳○自○吾○觀○之○宋○江○之○罪○之○浮○於○羣○盜○  
也○吟○反○詩○爲○小○而○放○晁○蓋○爲○大○何○則○放○晁○蓋○  
而○倡○聚○羣○醜○禍○連○朝○廷○自○此○始○矣○宋○江○而○誠○  
忠○義○是○必○不○放○晁○蓋○者○也○宋○江○而○放○晁○蓋○是○  
必○不○能○忠○義○者○也○此○入○本○傳○之○始○而○初○無○一○  
事○可○書○爲○首○便○書○私○放○晁○蓋○然○則○宋○江○通○天○  
之○罪○作○者○真○不○能○爲○之○諱○也○

豈○惟○不○諱○而○已○又○特○致○其○辨○焉○如○曰○府○尹○叫  
進○後○堂○則○機○密○之○至○也○叫○了○店○主○做○眼○則○機  
密○之○至○也○三○更○透○到○白○家○則○機○密○之○至○也○五  
更○趕○回○城○裏○則○機○密○之○至○也○包○了○白○勝○頭○臉  
則○機○密○之○至○也○老○婆○監○收○女○牢○則○機○密○之○至  
也○何○濤○親○領○公○文○則○機○密○之○至○也○就○帶○虞○侯  
做○眼○則○機○密○之○至○也○衆○人○都○藏○店○裏○則○機○密  
之○至○也○何○濤○不○肯○輕○說○則○機○密○之○至○也○凡○費

若干文字寫出無數機密而皆所以深著宋  
江私放晁蓋之罪蓋此書之寧恕羣盜而不  
恕宋江其立法之嚴有如此者世人讀水滸  
而不能通而遽便以忠義目之真不知馬之  
幾足者也

寫朱仝雷橫二人各自要放晁蓋而爲朱仝  
巧雷橫拙朱仝快雷橫遲便見雷橫處處讓  
過朱仝一着然殊不知朱仝未入黑影之先

又○先○有○宋○江○蚤○已○做○過○人○情○則○是○朱○仝○又○讓○  
過○宋○江○一○着○也○強○手○之○中○更○有○強○手○真○是○寫○  
得○妙○絕○

當○時○何○觀○察○與○兄○弟○何○清○道○這○錠○銀○子○是○官○司○信○  
賞○的○非○是○我○把○來○賺○你○後○頭○再○有○重○賞○兄○弟○你○且○  
說○這○夥○人○如○何○在○你○便○袋○裏○只○見○何○清○去○身○邊○招○  
文○袋○內○摸○出○一○箇○經○摺○兒○來○指○道○這○夥○賊○人○都○在○  
上○面○  
奇絕之文 匪夷所思何○清○道○你○且○說○怎○的○寫○在○上○面○何○



清道不賭哥哥說兄弟前日爲賭博輸了沒一文  
盤經有箇一般賭博的引兄弟去北門外十五里  
地名安樂村有箇王家客店內湊些碎賭何清寫

賭不謂賊人消息却都在賭博上撈爲是官司行

摸出來看他逐段不脫賭字妙絕

下文書來着落本村但凡開客店的須要置立文

簿一面上用勘合印信每夜有客商來歇宿須要

問他那里來何處去姓甚名誰做甚買賣都要抄  
寫在簿子上官司察照時每月一次去里正處報

名

閒詞說出一件事。寫何清戶中一時說出。數事。事如畫。可見保甲法之當行也。為

是

小二哥不識字。央我替他抄了半箇月。又閒閒說出一

事

當日是六月初三日。有七箇販棗子的客人推

着

七輛江州車兒來。歇我却認得一箇為頭的客

人

是鄆城縣東溪村晁保正。又閒閒說出一件事。因何認得

他

我比先曾跟一箇賭漢去投遼。他因此我認得

一

件事中間。又說出一。我寫着文簿。問他道。客人

高

姓只見一箇三髭鬚白淨面皮的。明明是。搶將

第○五○十○回  
私○放○晁○蓋  
第○五○十○回  
第○五○十○回

過○來○答○應○道○我○等○姓○李○從○濠○州○來○販○棗○子○去○東○京

賣○以○吳○用○之○智○而○又○適○以○智我○雖○寫○了○有○些○疑○心

第○二○日○他○自○去○了○店○主○帶○我○去○村○裏○相○賭○又○開○開

件○事○又○從來○到○一○處○三○叉○路○口○只○見○一○箇○漢○子○挑

兩○箇○桶○來○我○不○認○得○他○一○箇○我○却○認○得○一店○主○人

自○與○他○廝○叫○道○白○大○郎○那○里○去○那○人○應○道○有○擔○醋

將○去○村○裏○財○主○家○賣○店○主○人○和○我○說○道○這○人○叫○做

白○日○鼠○白○勝○他○是○箇○賭○客○亦○從○賭我○也○只○安○在○心

裏後來聽得沸沸揚揚地說道黃泥崗上一夥販  
棗子的客人把蒙汗藥麻翻了人劫了生辰綱去  
我猜不是晁保正却是兀誰如今只拿了白勝只

了白勝只拿了晁保正只拿了姓  
阮的三箇文字逐節傳替而下 一問便知端的

這箇經摺兒是我抄的副本一段話說出無數零星拉雜之事却仍收

到經摺 何濤聽了大喜隨即引了兄弟何清逕到州

衙裏見了太守府尹問道那公事有些下落麼何

濤稟道略有些消息了府尹叫進後堂來說叫進後堂

則機密之至也。機密之至而晁蓋仍走，則非宋江私放而為誰也。○一路極寫機密，皆表並無別處

走漏消息，所以正仔細問了來歷。何清一一稟說宋江私放之罪。

了當下便差八箇做公的一同何濤何清連夜來

到安樂村叫了店主人做眼。有店主做眼便一逕奔去不致聲張機密

之至也。逕奔到白勝家裏却是三更時分。三更時分則人都睡

見晁蓋

之走實

係宋江

放之所

以大著

其罪也

着更無走漏消息。機密之至也。叫店主人賺開門來打火，只聽得白勝在牀上做聲問他老婆時，却說道：「害熱病不曾得汗。」寫心虛從床上拖將起來，見白勝面色紅

白面色就把索子綁了，喝道：黃泥岡上做得好事。

白勝那里肯認，把那婦人細了，也不肯招。衆做公

的繞屋尋賊，尋到床底下，見地面不平。衆人掘開

不到三尺深，衆多公人發聲喊：白勝面如土色。

如土就地地下取出一包金銀，隨卽把白勝頭臉包了。

又包其頭臉，恐或有帶他老婆扛擡贓物，都連夜

趕回濟川城裏來，却好五更天明時分，到白家是

城是五更三更，則人都睡着。五更則人把白勝押

都未起，皆機密之至，更無走漏消息也。

到廳前便將索子細了問他主情造意白勝抵賴死不肯招晁保正等七人

白勝之所以得與於一百八人也

連打

三四頓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府尹喝道賊首捕人已知是鄆城縣東溪村晁保正了你這廝如何賴得過你快說那六人是誰便不打你了白勝又捱了一歇

寫白勝

打熬不過只得招道爲首的是

晁保正他自同六人來糾合白勝與他挑酒其實不認得那六人知府道這箇不難只拿住晁保正

那六人便有下落先取一面二十斤死囚枷枷了

白勝他的老婆也鎖了押去女牢裏監收老婆亦監收在

牢更無走漏消息處也隨即押一紙公文就差何濤親自帶

領二十箇眼明手快的公人逕去鄆城縣投下公文

不另差人機密之至更不得消息走漏也着落本縣立等要捉晁保正

并不知姓名六箇正賊就帶原解生辰綱的兩個

虞候作眼拿人有作眼人便可一見就擒不一同致打草驚蛇走漏消息也

何觀察領了一行人去時不要大驚小怪只恐怕



第五十三回  
私放晁蓋

走透了消息又書機星夜來到鄆城縣先把一  
行公人并兩箇虞候都藏在客店裏寫得是衆人都藏過則更

無走漏消息處只帶一兩箇跟着來下公文逕遶  
見機密之至也

鄆城縣衙門前來當下已牌時分却值知縣退了

早衙縣前靜悄悄地何濤走去縣對門一箇茶坊

裏坐下喫茶相等喫了一箇泡茶問茶博士道今

日如何縣前恁地靜茶博士說道知縣相公早衙

方散一應公人和告狀的都去喫飯了未來何濤